

圓光寺中的光圓追尋： 本際法師來臺前期的詩歌論析*

謝 明 陽**

摘 要

本際法師（1884-1968），俗名龍燦，生於安徽桐城，後來在臺灣出家為僧，著有《懷柏山房吟草》。民國三十八年，六十六歲的龍燦因戰亂而棲止臺灣，在中壢圓光寺依隨妙果法師，之後跟從南亭法師披髮，法號本際，他雖然遊歷四方，但民國四十六年以前，主要居住在圓光寺的懷柏山房。本際法師吟詠「光圓藥地靈」的詩句，在同鄉詩僧藥地和尚（方以智）的身上，投射著情感認同，圓光寺中的光圓夢想，蘊藏著隱約的復國心事。圓光寺的生活中，本際也經常與旅臺文友詩歌往返，薛逸松、楊一峯、余井塘、于右任等人，皆為唱和對象，詩作銘刻著詩人的心境。在圓光寺，本際和臺灣休戚與共，但龍眠飄泊叟遙念故鄉，懷抱著未能達成的佛學心願，光圓理想的追尋依然有待圓滿。

關鍵詞：本際法師 《懷柏山房吟草》 妙果法師 中壢圓光寺 方以智

2021.03.08 收稿，2021.11.04 通過刊登。

* 感謝中壢圓光寺宗諦法師、基隆海印寺駱賢齊董事長、大湖法雲寺達碧住持、樅陽學者陳靖先生，他們熱心指導，提供資料，讓拙文可以順利完成。也謝謝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Email: myhsieh@gms.ndhu.edu.tw。

一、前言

本際法師（1884-1968），¹號澄澈，俗名龍燦，字健行，光緒十年生於安徽桐城東鄉，民國五十七年卒於臺北。本際的先世原居四川江油，乾隆時發生大小金川之亂，遂遷徙至甘肅古浪，到了本際的祖父龍德（中亭，1826-1881）還蜀，卜宅四川青城山，結識本際的外祖父張傳誥（知生，1829-1881），兩家同寓青城，顏其居曰「雙樂堂」。張傳誥為桐城人，係康熙大臣張英（1637-1708）之裔孫，²他告訴龍德，桐城浮山是清初方以智（1611-1671）落髮為僧處，³因為仰慕方以智的緣故，龍德一家於光緒七年（1881）春遷居桐城，即在此年，張傳誥、龍德先後病卒。龍德之子龍躍淵（敬之）與張傳誥之女張淑孟結為婚配，⁴三年後生龍燦於桐城，也就是後來的本際法師。

龍燦十二歲學吟詠，十三歲從同里潘田（1876-1950）先生遊，詩作多受啟發，二十二歲加入安徽同盟會，二十六歲與同盟會巴縣支部楊庶堪（1881-1942）互通聲氣。宣統元年（1909）夏，登峨眉山金頂，涼風忽起，見普賢菩薩現身空中，頓生出塵之想，因友人力阻乃免，此年底返回安徽，與無為盧皓（梅芬，1889-1946）結褵。民國二年，在上海哈同花園聽月霞法師（1858-1917）講經，出世意念復萌，夢中見一高僧云：「你尚有四十載塵緣未了，塵緣了後再來。記著『澄澈』二字。」⁵民國三年，赴宜昌從桐城房秩五（1877-1966）學詩。民國十九年，登青島牢山（嶗山、勞山），在太清宮旁趺坐移時，與虛空化合，希望日後為僧，能靜修於此；後知靜坐處附近有憨山大師（1546-1622）修行的那羅延窟，及憨山創立的海印寺遺址。民國二十一年，參與安慶迎江寺佛事，聞印光法師（1861-1940）在蘇州弘法，可通訊皈依，於是以書簡請示，提到二十年前夢中高僧示以「澄澈」之事，印光賜此二字作為法名。⁶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發生，龍燦匿跡於青島湛山寺，從倓虛法師（1875-1963）修行。民

1 本際法師像，見圖一。

2 張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進士。康熙十六年，聖祖設南書房，命張英入直，聖祖嘗言：「張英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傳見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67，頁 9965-9966。

3 方以智落髮處實不在浮山，先是順治七年（1650）薙髮僧裝於昭平仙回，後是順治十年（1653）師事覺浪道盛（1592-1659）於南京天界寺。張傳誥之說殆為桐城人的普遍看法。

4 參清·馬其昶，〈處士龍張二君墓表〉，《抱潤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81 冊影印民國十二年京師刻本），卷 15，頁 328-329。

5 節錄自本際，〈夜夢高僧記〉，《懷柏山房文鈔》（基隆：海印寺，1984），頁 207。

6 參本際，〈印光大師誄文〉，《懷柏山房文鈔》，頁 189。

國二十九年，上書印光法師，印光回覆云：「牢山乃憨山大師弘化之地。……光于〈六詠頌〉略標大要，事在有心人。」⁷印光法師曾作〈題憨山大師六詠手卷〉，⁸然牢山海印寺的重建仍待有心人，龍燦於是銘記在心。民國三十八年春，國共內戰，三女龍庭傑（1920-1995）先赴臺灣，任教於斗六中學，龍燦亦渡海來臺。來臺後，曾在中壢圓光寺講課，民國四十一年底，從南亭法師（1900-1982）披髮為僧，法號本際；四十二年初，在臺南關子嶺大仙寺受比丘戒，⁹距夢中高僧贈予「澄澈」二字，正好四十年。後掛搭圓光寺，寺寮窗前有五棵柏樹，居處名曰「懷柏山房」，取懷念紫柏大師（1543-1603）之意。民國四十七年，友人蔡運辰（1901-1992）建議本際法師，復國之前可先借臺灣復興海印寺。四十九年，應十方大覺寺靈源和尚（1902-1988）之邀，到基隆消暑，適寺前佛陀林林主，願出讓該林，於是接收此地，於此修葺大殿，¹⁰後成立海印寺於基隆康樂嶺，與青島的牢山海印寺遺址隔海遙望，所居「懷柏山房」亦遷至海印寺中。民國五十七年，本際法師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壽八十五歲，著有詩集《懷柏山房吟草》。¹¹

《懷柏山房吟草》於本際辭世後數年方才編成，但民國四十四年初夏，本際法師已在中壢圓光寺寫下〈懷柏山房吟草自序〉，當時海印寺的夢想尚無著

7 印光，〈印光大師遺札〉，附於本際，《懷柏山房文鈔》，頁196。另見印光，〈復龍澄澈居士書〉，《印光法師文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卷5，頁807-808。

8 〈六詠詩〉指〈心〉、〈無常〉、〈苦〉、〈空〉、〈無我〉、〈生死〉六詩，見明·憨山德清，《憨山大師夢遊全集》，《乾隆大藏經》第112冊（中壢：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2007），卷47，頁989-990。印光，〈題憨山大師六詠手卷〉，見明·福善記錄，明·福徵（譚貞默）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卷首，頁5。

9 參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華嚴蓮社，2002），頁144，「民國四十一年壬辰」條；頁149，「民國四十二年癸巳」條。又，《臺南縣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比丘戒第四壇」載：「（法名）本際，（字）澄澈，（俗名）龍健行，（年齡）69，（籍貫）安徽省桐城縣，（出家寺）中壢圓光寺，（剃度師）南亭，（現住址）桃園縣中壢圓光寺。」見中國佛教會頒發，《臺南縣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臺南：大仙寺，1953），頁8。

10 參本際，〈跋三版印行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基隆：海印寺，1965 三版），頁96。

11 本際傳記，參本際，〈自傳〉，《懷柏山房文鈔》，頁209-215；本際，〈自序〉，《懷柏山房吟草》（基隆：海印寺，1974），頁19-23；駱啟蓮編，〈本際上人事略〉，《本際法師紀念集》（基隆：海印寺，1971），頁19-23；于凌波，〈本際〉，《現代佛教人物辭典》（高雄：佛光文化公司，2004），頁228-230。

落，詩集也並未出版，此序只能視為本際七十二歲時的創作回顧。〈自序〉提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赴成都，途經長江三峽，以詩紀之，成《蜀游草》一卷，隔年呈予溫江耆宿曾學傳（1858-1930），先生評曰：「健行詩，清風為魂，明月為魄，不食人間煙火，讀之如對藐姑射仙。」¹²《蜀游草》不久遺失，但本際直到晚年，仍懷想著曾學傳的讚譽，以清風明月的風格來自我期許。民國以後，本際的創作有兩次高峰：一是對日抗戰時期，得力於蒼雪讀徹（1588-1656），〈自序〉云：「丁丑春，……遯跡湛山寺，依止倭虛大師，習禪定以度厄。積憤既久，感逝傷時，一一寓於篇什。八年間，成古今體詩千餘首，而詩境亦略進，蓋薰陶於蒼雪大師之《南來堂集》者為多焉。」一是來到臺灣後，即使出家為僧也仍未捨棄，〈自序〉又云：「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洪水橫流，適吾女庭傑迎養東來，匿孤島苟延殘喘。慨人生如幻，乃披髮為僧，禮誦之餘，結習難去，舉詩人方外之作而並融之，又成詩千餘首。自顧少時之作如春水，垂老後似秋山。」¹³兩次創作數量均達千首以上，前者「積憤既久，感逝傷時」，後者「慨人生如幻」，皆是個人生命受到外在力量的撕裂撞擊，產生無法扼止的強烈傷懷，故而迸發為詩。本文將關注本際法師來臺前期寫於中壢圓光寺的詩歌，此時詩風滄桑老成，情感卻糾結難捨，如同在「垂老後似秋山」的明淨之中，仍有揮之不去的雲霧繚繞。至於基隆海印寺的後期，本際的創作大為減少，可以理解為生命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圓滿，詩歌自然流淌，毋須刻意為之。

今所見《懷柏山房吟草》，是本際法師辭世後，先由本際女婿駱啟蓮（1910-1999）蒐集詩稿，¹⁴再交付桐城詩人張鶴（1917-2005）、汪洋編輯而成，全書依詩體、寫作時間編排，於民國六十三年出版，共得詩作一千一百三十餘首。今逐卷數之，《吟草》中來臺的作品僅約三百首，遠不及本際早期所說的「成詩千餘首」。此中原因何在？參考本際〈懷柏山房吟草自序〉云：「茲感友好慫恿刊行，未敢自珍敝帚，乃汰沙以揀，存若干篇，顏曰《懷柏山房吟草》。」¹⁵駱啟蓮〈跋〉語則云：「上人詩囊甚富，或佚或刪，存者不及什一。」¹⁶本際〈自序〉寫於民國四十四年，離詩集成書的時間尚遠，故應以駱啟蓮所說的「或佚或刪」較為合理，而且恐怕是「佚多刪少」。《懷柏山房吟草》之外，仍可

12 本際，〈自序〉，《懷柏山房吟草》，頁20；另參本際，〈自傳〉，《懷柏山房文鈔》，頁210。曾學傳，又名紹新，字習之，四川成都人。

13 本際，〈自序〉，《懷柏山房吟草》，頁20-22。「丁丑春」，原誤作「己丑春」。

14 駱啟蓮，湖南寧遠人，第一屆立法委員，著有《浮生憶述》（作者自印，1990）。

15 本際，〈自序〉，《懷柏山房吟草》，頁22。

16 駱啟蓮，〈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373。

借由其他資料尋得本際詩作，例如朱沛蓮（1906-2008）〈記詩僧本際上人事〉，抄錄本際詩作共十二首，¹⁷其中僅〈壽許恪士六十雙慶〉收在《懷柏山房吟草》中，¹⁸其餘十一首均未見。這些詩作既與友人共賞，表示深受本際的喜愛，不應該刪汰至此。本際其他佚詩，在劉泗英（1895-1995）《懷園詩稿》、宋希尚（1896-1982）《達庵吟草》、薛逸松（1903-？）《松廬詩稿》、劉象山（1911-2008）《求放心齋詩稿》中均可輯得，¹⁹諸詩契應於友人心靈，理應留存。關於本際詩歌的介紹，除朱沛蓮〈記詩僧本際上人事〉之外，另可見宋希尚〈臺灣一詩僧〉、李猷（1915-1997）〈本際上人懷柏山房詩〉，²⁰各篇文章不長，扼要呈顯出本際詩歌的特質。下文分成四個小節進行論述：先論本際法師結緣中壢圓光寺的經過，以及與住持妙果法師（1884-1963）的關係；次論本際在圓光寺中懷想故鄉哲人方以智（藥地和尚），詩云「光圓藥地靈」，²¹圓光寺中正期待著光圓的理想；再論本際與旅臺詩人薛逸松、余井塘（1896-1985）、楊一峯（1898-1974）、于右任（1879-1964）的圓光唱和，分析詩中寄寓的情感；最後考察本際對於故鄉的思念以及重建海印寺的夢想，圓光寺中猶有未盡的追尋。

17 朱沛蓮，〈記詩僧本際上人事〉，《暢流》第38卷第6期（1968年11月），頁18。十二首分別是〈乙未秋禮慈老上人墓〉二首、〈詠礁溪溫泉〉、〈壽許恪士六十雙慶〉、〈昨識洪蘭友於臺北，秋雨連綿，將歸賦贈〉、〈和曾約農校長四絕原韻〉四首、〈言志自勵〉、〈懷園詩簡並告獅頭山開善寺將易名慈恩寺，以奉玄奘大師，楊子惠上將軍建議推余主其寺，趙夷老、黃理事長贊同，愧何敢承，次懷園韻並謝〉、〈薄暮返月眉山寺〉。朱沛蓮，江蘇丹陽人。

18 《懷柏山房吟草》作〈祝許恪士鄉賢六十雙壽，兼謝向台大師大流通竺典〉其一，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89。

19 《懷園詩稿》附本際七絕〈解脫吟〉三首，見劉泗英，《懷園詩稿》（作者自印，1976），頁348。《達庵吟草》附本際七古〈長歌奉壽宋達庵先生〉，見宋希尚，《達庵吟草》（作者自印，1964），頁19-20。《求放心齋詩稿》附本際七絕二首（缺詩題），見劉象山，《求放心齋詩稿》，《劉象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67，「附錄」。薛逸松《松廬詩稿》保存的本際詩，詳下文「與旅臺詩人的圓光唱和」一節。

20 見宋希尚，〈臺灣一詩僧〉，《暢流》第37卷第6期（1968年5月），頁18。宋希尚，字達庵，浙江嵊縣人。李猷，〈本際上人懷柏山房詩〉，《紅竝樓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88-91。李猷，字嘉有，晚號龍礪老人，江蘇常熟人。

21 本際，〈圓光寺上元節望月，奉懷浮山陟園夫子宜城通志局〉，《懷柏山房吟草》，頁188。

二、本際法師與中壢圓光寺

龍燦（本際法師）於民國三十八年春移居臺灣。然《懷柏山房吟草》卻有〈客秋寓臺中鼎生朱甥館舍，別時曾謝以詩，今春應約重來島上，顧風景依然，江淮間已道飢饉相迫，卻喜追研內典，感疊前韻貽之〉一詩，似謂「客秋」寄寓臺中朱大鼎（鼎生）家，²²「今春」又重來島上，如果是民國三十八年春重來島上，那麼去年秋天初訪之時，當是民國三十七年乎？細看本際〈自傳〉云：「己丑春，三女庭傑在臺灣任教職，迎養東來，居雲林斗六中學。夏游獅山，遄暑元光寺。……旋赴臺中訪朱甥大鼎伉儷，住其家數月，草《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²³本際《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的〈自序〉也說：「今秋客臺中，寄無為朱甥大鼎寓，日素餐無事，遂草成上下二篇……。民國紀元三十八年己丑八月朔桐城龍健行於臺中朱寓。」²⁴經由二文，可確知本際是在三十八年秋寄宿臺中朱寓，亦即對前述詩作題目的理解顯然有誤，當調整為〈客秋寓臺中鼎生朱甥館舍，別時曾謝以詩，今春應約重來。島上顧風景依然，江淮間已道飢饉相迫，卻喜追研內典，感疊前韻貽之〉，²⁵「今春應約重來」與「島上」之間應作區隔，則「客秋」者，民國三十八年秋；「今春」者，民國三十九年春。

本際法師來到臺灣後，又何時與圓光寺結緣呢？此事當從「臺灣佛學院」的成立論起。民國三十七年，圓光寺住持妙果法師決定創立臺灣佛學院，²⁶當年三月，妙果委託講學南洋的弟子弘宗（1896-1966）帶信到馬來西亞，²⁷給弘法至此的慈航法師（1895-1954），邀他前來擔任院長，書信云「久仰大法師道高德厚，才學兼優，足為叢林模範、後學津梁，於是特修聘書，用表尊敬，敦請大法師為本學院院長」；慈航收到信件及聘書後，於同年五月（農曆四月初

22 朱大鼎，字鼎生，安徽無為人，當時任教於臺灣省立農學院森林系，即後來的中興大學。

23 本際，〈自傳〉，《懷柏山房文鈔》，頁 213。

24 本際（龍健行），《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作者自印，1951 再版），頁 3。

25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 160。

26 妙果法師，本姓葉，桃園平鎮人，傳見達理，〈妙果和尚傳〉，禪慧，《覺力禪師年譜》（臺北：三慧講堂，1981），頁 157-161；于凌波，〈中壢圓光寺釋妙果傳〉，《民國高僧傳續編》（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頁 343-351；道成編，〈妙果法師略傳〉，《妙果法師紀念集：老和尚圓寂四十年追憶》（中壢：圓光寺，2003），頁 5-8。

27 弘宗，法號又名達精，俗名余阿榮，新竹湖口人。傳見禪慧，《覺力禪師年譜》，頁 162。

八佛誕日)回覆云「至於院長一職恐不能勝任,有負盛意,不過,有老人及今徒在前領導,航亦願意在後學步」,言下之意已決定前來臺灣。惟南洋事務繁多,待到諸事告一段落,慈航於十月從新加坡乘船抵達高雄,後赴中壢圓光寺,至十一月二日舉行臺灣佛學院的開學典禮。佛學院收學生五、六十人,教學原本順利,但三十八年二月後,大陸局勢動盪,眾多僧人湧到臺灣,投靠圓光寺,造成圓光寺極大的經費壓力,佛學院的營運勢難維持。至五月,在佛學院畢業特刊中,慈航寫下〈莫忘吾訓〉,妙果也作〈臺灣佛學院的創辦和展望〉,六月一日辦理畢業典禮,歷時半年的臺灣佛學院只能告一段落。²⁸民國三十八年春,本際法師剛到臺灣,也加入臺灣佛學院的授課行列,當時的學生真念尼師(1919-2000)曾說:「英文是慈航法師和龍老師教的,梵唄也是慈航法師教的,佛遺教經、精神訓話課是妙果法師,還要上作文課,寫日記……」²⁹提到的龍老師,即龍燦,也就是後來的本際法師。龍燦早在清末即已擔任英文老師,呂佛庭(1911-2005)〈天涯殞落一詩僧——敬悼本際法師〉云:「他於光緒末年為掩護革命工作先在河南開封旅汴中學教授英文,後又到四川、安徽、北平等地任教。」³⁰也因為他略通英文,所以能在動盪時代中,立即與圓光寺結緣。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慈航法師師生共十三人,受共諜事件影響,無端被捕入獄;³¹至九月,龍燦和呂佛庭、慧峰法師(1909-1973)原在獅頭山元光寺修習,也莫名遭到逮捕,³²囚禁於桃園,本際稱此為「僧難」。³³民國四十年,政局稍穩定,臺灣省佛教分會決議,由新竹靈隱寺舉辦「臺灣佛教講習會」,接替先前的「臺灣佛學院」。佛教講習會於十一月十八日在新竹開始授課,後又

28 參圓明編,《臺灣佛學院畢業特刊》(中壢:圓光寺,1949);王見川、道成,〈「臺灣佛學院」的成立及運作始末〉,《中壢圓光寺誌》(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2006三版),頁52-71;闕正宗,〈「臺灣佛學院」的成立與慈航法師〉,《圓光禪寺百年傳承發展史》(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2017),頁123-137。

29 道成,〈臺灣佛學院〉,《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1881-1963)》(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王見川先生指導,1999年7月),頁72。真念尼師,後來創建中壢永平寺。

30 呂佛庭,〈天涯殞落一詩僧——敬悼本際法師〉,《菩提樹》第190期(1968年9月),頁33。

31 參闕正宗,〈臺灣佛學院的結束與「白色恐怖」〉,《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正編)》(臺北:大千出版社,2004),頁104-117。

32 參雲庵紀錄,〈會性法師談慧峰上人〉,黃鼎松編,〈文物·史料文獻〉,《獅頭山百年誌》(苗栗:勸化堂,2000),頁242-243。

33 本際有〈己丑夏遊暑獅巖洞,適僧難起,被禁桃園七日,釋回作還山吟三首〉錄二,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353。獅巖洞,即元光寺。

決定男、女學生分開教學，男生留在靈隱寺，女生前往圓光寺。³⁴本際即在圓光寺任教，〈自傳〉云：「辛卯應臺灣佛教會聘，教女眾補習班於中壢圓光寺，期滿而輟。」³⁵辛卯為民國四十年，期滿則至次年，這段時間，本際寄宿於圓光寺中。再到四十一年底，法號澄澈的龍燦從南亭法師出家為僧，成為本際法師，時年六十九歲。當時，南亭法師和本際約定：「我借你一個名字，你可以受戒。但我們的關係至汝出家為止。我不能照顧你，我亦不要你照顧。」³⁶本際年長南亭十四歲，此約的訂定，實不得已也。民國四十二年，剃度為僧的本際無佛寺可以依歸，繼續掛搭圓光寺，借得的書房命名曰「懷柏山房」。數年間，本際的詩作豐富，今留有詩軸，錄〈丙申六月朔，集勝友賞荷中壢圓光寺即事〉一詩，末署「民國四十六年歲次丁酉上巳日沙門本際澄澈，時年七十有四」，³⁷知民國四十五年（丙申）時，本際邀請友人到圓光寺賞荷，四十六年（丁酉）又將此詩題上卷軸，這是所見本際與圓光寺聯結的最晚記錄。

本際寄宿於中壢圓光寺，暫時體會了生活的平靜。如〈林間即事〉其一云：「月眉之山，有一禪窟。蓮沼當前，左右脩竹。鳴禽悒悒，香花郁郁。白雲往來，遠峰出沒。林下幽人，石牀疊膝。」³⁸圓光寺在中壢月眉山，寺院景色優美，生活於此的林下幽人，正是本際自己。此幽居之士，並非真正的隱者，本際不是隱僧，是一名詩僧。圓光寺期間，本際仍與友人聚會酬唱，詩歌交流，如〈東延諸友蒞圓光寺賞荷，賡六言詩一首〉云：

山寺芙蕖妙潔，林間石座清涼。野鳥枝頭喚侶，薰風池畔飄香。期預祝華生日，勝安懷柏山房。言擷園蔬供膳，願招勝友徜徉。³⁹

芙蕖、石座、野鳥、薰風，構成了一幅清幽的山寺圖畫，本際本來是圓光寺的客人，但詩中邀請朋友前來賞荷，自己則採蔬供膳，儼然成為這裡的主人。詩中祝蓮花生日，花開見佛，等同於祝佛陀生日，住處則題曰「懷柏山房」，佛寺之中竟有借宿者個人的書房，如此豈非喧賓奪主乎？事實上，眾生皆平等，

34 參王見川、道成，〈臺灣佛教講習會〉，《中壢圓光寺誌》，頁 71-80。

35 本際，〈自傳〉，《懷柏山房文鈔》，頁 213。

36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頁 194。

37 詩軸見〈遺墨〉，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11。此詩在《懷柏山房吟草》中，題作〈丙申六月之朔，中壢圓光寺集諸道侶談禪〉，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 259。

38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 361。〈林間即事〉原有三首，僅舉其一。

39 同上註，頁 365。

眾生皆有佛性，本際既已安居於圓光寺，自然不必再有主客之分，即使是勝友如雲，亦是尋常。再看〈薄暮返月眉山寺〉，月眉山寺即圓光寺，詩題的「返」字反映出本際視圓光寺如家的情感，詩云：

結夏獅山近始歸，半年感舊總多非。詞人觸物成詩境，衲子隨緣契道機。漫詰嵐光殊水色？等觀斜日即朝暉。寰中擾攘終當靖，局罷棋枰子罷飛。⁴⁰

結夏安居在獅頭山，近日雖已歸返，心中卻有半年來的感舊之哀，感舊之哀若存有是非，則須去之。本際留有遺著《梵室偶談》，書中第一則即是〈去心病〉，言及：「顛沛患難，是鍛鍊人生一大洪爐，能受鍛鍊，便如蒼松翠柏，歷寒冬而愈堅；不受則如夏草春花，遇風霜即頹靡。夫松柏、花草，秉質不同，不可強也。現前一念，靈明心性，豈有定質？只貴當念自主，將身心世界一眼看破，平日宴安粥飯習氣，一力放下，便向刀山劍樹遊戲出沒，有何艱險？」⁴¹決定自己是蒼松翠柏，或是夏草春花，即在現前一念。若能將世界一眼看破，詞人觸物皆可成詩境，衲子隨緣均契合大道機要，本際在返回圓光寺的時候，體驗了這份心靈的安寧。若以沉靜的心來觀看事物，隨意問嵐光與水色有何差別？差別其實可以泯除，色聲香味觸法皆不住其心，是故黃昏斜日與清晨朝暉，可以等同觀之。於是本際的心境不再起伏，塵世多擾攘，人生如棋局，一切將終歸平靜，而這樣的生命體悟是在圓光寺中達成的。

本際法師與圓光寺妙果法師之間，又具有怎樣的情誼？據呂佛庭〈天涯殞落一詩僧——敬悼本際法師〉說，本際出家後：「不久便住在中壢圓光寺，依妙果老和尚習淨聞法。」⁴²那麼妙果、本際也曾有過近乎師生的情誼。以下依本際詩歌，略述一二片段。本際〈雨來從妙果老人落髮，于暮雨中隨師赴法雲寺〉云：

風雨泥濘路，隨師向晚行。明朝山寺眾，招手遠相迎。此去為龍象，

40 詩見朱沛蓮，〈記詩僧本際上人〉，頁 18。

41 本際著，仁化錄，《梵室偶談》，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37-38。此書書名仿蕩益智旭（1599-1655）《梵室偶談》，可參明·蕩益智旭，《靈峰宗論》，《蕩益大師全集》第 17 冊（臺北：佛教出版社，1989），卷 4 之 3，頁 1-17。

42 呂佛庭，〈天涯殞落一詩僧——敬悼本際法師〉，頁 34。

相期了死生。毋忘燈畔語，石破天驚。⁴³

詩題「雨來」，係人名，其人從大陸來到臺灣，後依妙果法師為僧。⁴⁴雨來在暮雨中隨師赴法雲寺，則落髮之時，當在中壢圓光寺，之後才和妙果老人一同前往。法雲寺在苗栗縣大湖鄉，民國元年，法雲寺開始創立，妙果法師前往福州鼓山湧泉寺，親迎覺力禪師（1881-1933）前來開山。覺力擔任法雲寺第一代住持，至民國二十二年辭世，由妙果接任。⁴⁵詩句言「泥濘路」、「向晚行」，寓示風雨之行坎坷而幽暗，幸有妙果法師帶領，走過黑暗路程，明晨山寺僧眾必然遠遠招手相迎，心靈可得依靠。「龍象」，有德僧人之尊稱，此去雨來將為僧於法雲寺，以龍象自我要求，本際與他相互期勉，共同了悟死生，希望不要忘記二人燈下的話語，日後當有石破天驚的神奇體悟。這首詩寫給僧友雨來，雨來隨師落髮，隨師而行，不可忽略其中的引導者正是妙果老人。

再觀本際〈日為無事忙，久不作五絕矣，昨夜妙老和尚招坐談禪，今晨坐珠蘭花下，復成四首〉，詩題的「妙老和尚」即妙果法師，詩云：

席地坐老參，呼我詰禪理。明月證無言，風來涼入髓。

大道與真心，個中無表裏。茹吐用文言，寧能明所以？

朝糜餐甫罷，獨坐珠蘭下。領略此幽香，萬緣齊解掛。

山禽集林中，啾啾鳴不已。歡情果為何，知否我心喜？⁴⁶

五絕四首中，前兩首寫「昨夜」，後兩首寫「今晨」。昨夜妙果老和尚席地而坐，呼喚本際詰問禪理。明月照耀，可證禪理盡在無言之中，晚風吹來，清涼滲入骨髓，大道與真心涵融一切，豈是語言所能形容？本際的答案當能得到妙果的首肯。今晨則本際獨處，領略珠蘭幽香，聆聽山禽啾啾，此時已放下萬緣，毫無罣礙，除了冥契自然之外，心中的歡喜又有誰知？本際在妙果法師住持的圓光寺中修行，心靈能處於寧靜的狀態，縱然他仍有未竟之夢。

43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84。

44 下文「圓光寺中的未盡追尋」一節，將再提及。

45 參禪慧，《覺力禪師年譜》，頁132-136，「民國元年壬子」條、「民國二年癸丑」條；頁156-160，「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條。

46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290-291。

三、遙思故鄉哲人方以智

本際法師曾作〈雙樂堂遺稿略存序〉，提到祖父龍德：「後聞先外大父言：『桐城有浮山，溪壑殊勝，為明末遺宿方公子以智落髮處。』慕之，乃於光緒辛巳春，復移家於此。」⁴⁷後又作〈懷柏山房吟草自序〉，再度言及：「昔先大父中亭公講學川中，因識桐城先外大父張公知生，清相國文端公裔孫也。聞其鄉人物之盛，浮山林壑之美，不遠數千里舉家東徙，結為婚姻。復慕浮山為明末方公子以智落髮處，至即居之。」⁴⁸如此說來，龍燦（本際）誕生於桐城浮山，最初的原因可以上推至方以智。再由詩集〈自序〉加以推想，其中當暗示著本際寫作詩歌的情懷與方以智之間具有若干連繫。

中壢圓光寺的元宵節，本際寫下〈圓光寺上元節望月，奉懷浮山陟園夫子宣城通志局〉一詩，懷念留在安慶的老師房秩五，也述及了方以智：

師年高已耄，我亦越稀齡。文獻今酬願，髭緇晚具形。大江流夜月，
遠海望晨星。更念浮山勝，光圓藥地靈。浮山在桐城東鄉，遠望若浮
水上，故名。明末，方公子以智薙染浮山，號藥地和尚，事載《桐城縣志》。

49

解讀此詩應由浮山與房秩五的關係論起。房秩五，⁵⁰名宗嶽，以字行，晚號陟園老人，安徽桐城東鄉人。民國三年（甲寅），房秩五應湖北巡按使呂調元（1865-1932）之約，前往宜昌辦理稅務，本際〈自傳〉載：「甲寅秋，赴宜昌依法師秩五學詩。」⁵¹即記此年之事，當時房秩五三十八歲，龍燦三十一歲。到了民國十二年，房秩五不再從政，決心返回浮山辦學。浮山佛寺原以華嚴寺

47 本際，〈雙樂堂遺稿略存序〉，見清·龍德、清·張傳誥，《雙樂堂詩文稿》（基隆：海印寺，1984），頁12。「辛巳春」，原誤作「辛未春」。此文作於本際七十初度，即民國四十二年。

48 本際，〈自序〉，《懷柏山房吟草》，頁19。「文端」，張英諡號。

49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88。詩題「陟」園夫子，原誤作「涉」。「宣城」，指安徽安慶。

50 房秩五生平，參疏獲，〈浮中創辦人房秩五先生年譜〉，發表於「安徽省浮山中學網頁」，網址：http://www.ahfszx.com/DocHtml/1/Article_20148231047.html（2020年12月25日上網檢索）；徐成志，〈前言〉，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合肥：黃山書社，2009），頁267-282。

51 本際，〈自傳〉，《懷柏山房文鈔》，頁211。

最為重要，無可（藥地）大師方以智於康熙九年（1670）答應從青原山回來住持，先遣弟子山足興斧監院，⁵²不料康熙十年（1671）發生粵難，方以智自沉於惶恐灘，華嚴寺之行終未如願；再至清末，華嚴寺已毀於戰亂中。⁵³民國十三年，房秩五在華嚴寺舊址召開地方會議，預定在此籌設學校，並先於華嚴寺中成立圖書館，龍燦〈冬日懷秩五夫子浮山圖書館〉當作於是年，詩云：「避地嗟無所，高人欲遁形。山林今獨往，松竹永雙青。雪映書盈屋，鐘邀月入櫺。華嚴參有日，心印契先靈。先大父中亭公昔隱終于此。」⁵⁴詩中「雪映書盈屋」，言雪地映照著浮山圖書館的滿屋書籍，閃爍智慧的光芒；「華嚴參有日」則具有雙關意，一是不久後可以在華嚴寺故地「參禪」，一是更可以在華嚴寺的圖書館中「參學」。此詩不僅懷念老師，更勾勒出房秩五的辦學理念。康熙時，方以智雖未真的回到浮山，但已然應允，吳道新（1602-1683）纂輯的《浮山志》即列無可大師為華嚴寺第十六代正宗住持，⁵⁵寺中還藏有無可大師的畫像。房秩五興建浮山圖書館時，欲尋此畫而不得，至民國十四年，才由方守敦（槃君，1865-1939）在僧樓故紙堆中發現。⁵⁶房秩五題無可大師畫像云：

大師曾為浮山華嚴寺住持，此像舊藏寺中，每年元旦日，寺僧懸此像禪堂，方氏子姓之環山而居者，率詣寺羅拜。近數十年，此像寢廢，寺荒僧俗，此像遂失其所在。甲子春，余入浮山建圖書館，叩寺僧此像，則茫然無以應。踰年，方丈槃君來山，偶於僧樓故紙堆中，發見此像，則款識磨滅，印章殘缺，僅大師裔孫方佩蘭進士有〈謁墓記〉一通，亦復漫漶，斷續不能成句。槃丈因題「無可大師」四字其上，並另紙書友人潘季野《龍眠逸史》中大師小傳，付余為裝池之，敬藏於浮山圖書館內。念大師瑰行高躅，彪炳人寰，而遺像流傳極為希罕。此像既失而復得，珠光劍氣不終沉霾，亟付影印，以誌景仰，想亦海內士夫所願先睹為快者也。乙亥花朝後一日，邑

52 參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頁260-262，「清康熙九年庚戌」條。

53 參疏獲主編，〈佛教·寺廟〉，《浮山志》（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123-124。此書與吳道新纂輯的《浮山志》同名。

54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29。

55 參清·吳道新纂輯，清·陳焯修訂，〈法譜·正宗住持〉，《浮山志》（清同治十二年重刊本），卷3，頁8-9。山足禪師則為第十七代住持。

56 方守敦，字常季，號槃君，安徽桐城人。

後學房宗嶽敬識。⁵⁷

文中提到方佩蘭，即方象堃（1869-1908），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所著〈謁墓記〉今未見。畫像旁「無可大師」四字小篆，以及畫像上方題潘田（季野）《龍眠逸史》〈方以智傳〉，均由方守敦書寫。此畫後來由房秩五裝裱，藏於浮山圖書館中，畫像下方的房宗嶽文則作民國二十四年（乙亥）。身為房秩五學生的龍燦，與老師關係如此親近，必然也是「先睹為快者也」。民國十四年之後，浮山小學、浮山中學陸續成立，房秩五的教育理念逐步成形。對日抗戰期間，龍燦居於青島，多次作詩想念夫子，例如〈山雪夜坐奉懷秩五夫子〉云：「滬濱情難遣，浮山夢不離。師家浮渡，來書有『無日不夢想還山』之語。」⁵⁸民國三十年，日本軍機轟炸浮山中學，房秩五避居上海，無日不夢想重返浮山，龍燦作詩慰之。又如〈寄憶秩五師浮山金谷巖〉云：「行蹤超北海，歸夢入浮山。」⁵⁹此詩約作於民國三十三年，二句皆龍燦自我表白，言自己的行蹤已越過渤海，來到青島，卻經常夢回浮山。浮山，是夫子的夢，也是龍燦的夢。再如〈得秩五夫子書將歸浮山〉云：「雙瞻高閣望，師居有閣，顏曰『雙瞻』，望二老也。應喜亂雲收。」⁶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龍燦設想，夫子歸返浮山，站在雙瞻閣上遠望，欣喜戰爭的亂雲已然平息。本際寫給房秩五的詩作，與浮山息息相關，在中壢所作〈圓光寺上元節望月，奉懷浮山陟園夫子宜城通志局〉一詩亦然。此詩首聯「師年高已耄，我亦越稀齡」，先言房秩五年近八十，自己也超過七旬，分隔臺灣海峽的兩人皆已老邁。頷聯「文獻今酬願，髭緇晚具形」，是說如今印製佛經文獻，流通還願，原因是自己晚年出家，僧人身份終於成形；詩中雖言酬願，但詩人的心願猶有未酬者。頸聯「大江流夜月，遠海望晨星」，則言大江流動夜月，時光飛奔，歲月漸老，本際只能在遠海之外瞭望晨星，懷念夫子，懷念故鄉。尾聯「更念浮山勝，光圓藥地靈」，本際回憶起浮山勝景，相信光明圓通的藥地和尚英靈猶存，這是詩歌的結尾，代表詩人最終的願望。在「圓光」寺寫下「光圓」詩句，寄託著「珠光劍氣不終沉霾」的期待，那麼，期待藥地和尚的英靈，究竟是為了什麼？

57 此文附於無可大師像後，見圖二。

58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37。

59 同上註，頁152-153。

60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54。雙瞻閣為房秩五在浮山的居處，〈魏風·陟岵〉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閣紀念父母，故名「雙瞻」。見宋·朱熹著，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5，頁99-100。

本際曾作〈浮山懷古有序〉二首，詩作排在〈白蓮盛開，喜佛庭見過山寺〉、〈見山寺白茶又花感作〉之後，⁶¹山寺者，中壢圓光寺，〈浮山懷古〉當亦同地之作。序云：「浮山乃桐城名山，在邑之東鄉，遠望之若浮，故名。明亡，方公子以智落髮入山，號藥地和尚，著有《浮山全集》。」詩云：

公子傷夷夏，飄然頓入山。心空超世外，髮落散人間。流水傳消息，
行雲自往還。山上有滴水、金谷二巖。悠悠三百載，荒躅待誰攀？

師我憐同命，鄉親異代攀。捨家今入海，思古望浮山。各有悲天隱，
云何戀世間？先靈歸老處，終見一舟還。先大父中亭公由蜀遷桐，居
浮山，未幾即世。⁶²

第一首說，方以智感傷時局由夷狄取代華夏，於是飄然入山為僧，此時心境空靈雖已超出世外，但髮落散人間，方以智依然心繫人間，無法忘懷。流水依稀傳來藥地和尚的消息，他的行蹤一如行雲，在「世外」、「人間」往返自如。本際自註「山上有滴水、金谷二巖」，滴水巖即滴珠巖，巖上有方以智石刻「吳觀我先生指天處」，⁶³吳觀我即方以智外祖父吳應賓（1565-1634），吳應賓卒後葬於金谷巖；⁶⁴此註殆謂浮山有滴水巖、金谷巖，與方以智淵源如此深厚，這是他眷戀人間，如行雲往還的緣故。悠悠三百年已然過去，誰又能上攀方以智的足跡呢？第二首說，藥地和尚與我命運相同，均是桐城鄉親，國變後皆成為僧人。前首句末問「荒躅待誰攀」？此首答以「鄉親異代攀」，二詩實是「用韻」之作，自問自答，表明本際法師和藥地和尚擁有一樣的心事。如今本際捨家入海，來到臺灣，依然懷古而遠望浮山，自己與藥地和尚皆有悲天之苦，究竟為了什麼而眷戀世間？這一切，都是因為國家的緣故。浮山，是本際的祖父由蜀遷桐的歸老之處，本際也許願「終見一舟還」，有一天將乘船渡過白蕩湖，⁶⁵重返此地。雖然，這樣的希望和方以智的復明理想一樣，歸於幻滅，惟此一理想確實曾在於本際的心中閃耀。返回「光圓藥地靈」的詩句，再作體會：「光

61 二詩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84；頁184-185。

62 同上註，頁185。

63 《浮山志》載：「『吳觀我先生指天處』，愚者智題。……以上俱在滴珠巖。」見清·吳道新纂輯，清·陳焯修訂，〈石刻〉，《浮山志》，卷1，頁1-2。

64 吳應賓，字客卿，一字尚之，桐城人，晚年自號觀我居士、三一老人，卒葬浮山金谷巖。參疏獲主編，〈人文景觀·名人墓葬〉，《浮山志》，頁113-114；〈人物〉，頁137。

65 白蕩湖在浮山之南。

圓」形容藥地和尚的真心佛性，也代表本際的佛學信念，如同蘇軾來到詹州後，作〈入寺〉一詩云：「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璃盆。」⁶⁶正是使用「光圓」一詞。再者，「光圓」更可以指藥地和尚、本際法師對於未來世界的追尋，渴望故鄉與國家重見光亮，重新圓滿。

本際法師出家為僧後，依然具有強烈的儒者意識。例如《梵室偶談》最後一則〈儒與佛經世出世皆根於心〉云：「世間法莫有善於儒者，出世間法莫有善於佛者，二者皆根於一心，此心用於經世即儒，此心用於超世即佛，一而二，二而一，合而不可分也。合老氏與孔聖人之學，皆儒也；合儒與佛，皆一宗也。儒之道德學業，即佛之命脈骨髓，有真儒乃有真佛。」⁶⁷書中對於儒、釋、道三家的看法直截有力，並不需要經過反覆論證，他以為：老子與孔子皆可定位為儒家，談論的是世間法，是經世之學；佛家談論的則是出世間法，是超世之學。儒家雖論世間法，仍應知出世間法的意義；佛家雖主張超世，仍須以經世作為根基。意即儒、釋二家取徑固異，本質則一。本際在〈儒與佛經世出世皆根於心〉的結論中更這麼說：「望我儒宗君子發揮儒道以淑世，佛門大德宏揚佛道以輔世，播下復興文化種子，以圓明慧眼，了知心物不二。研究科學，必能超越常途，為復國奠基於萬世，以挽救世亂人心亂之危機。」⁶⁸以儒道淑世，以佛道輔世，本際還提出了研究「科學」才能為「復國」奠定基礎，顯示他不只是傳統論者而已，更具有與時俱進的法眼，嘗謂「破精神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鴻溝，開人世自覺覺他之道路」，⁶⁹宗教與科學可以交融為一，目標指向於復興國家，實堪稱忠義一詩僧。再看本際《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書前〈本編重要啟事〉云：

蓋陽春美麗之煙景，實醞釀于冰霜凜冽之中；而窮變通久之樞機，即蘊藏於否剝艱危之際。應各負撥亂反正之責，可共圖旋乾轉坤之功，懷魔眾嚴酷教刑，促人類脫胎換骨，為世界闢蕪新局面，為歷史開大同紀元。吾人又何幸生值於斯時，得預此繼天立極之盛會。……龍健

66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1，頁2283。

67 本際著，仁化錄，《梵室偶談》，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58。

68 同上註，頁60。

69 本際，〈重印王小徐先生名著弁言〉，王小徐，《佛法與科學比較之研究》（中壢：圓光寺，1954）。王季同（1875-1948），號小徐，江蘇蘇州人，知名數學家，傳見于凌波，〈王小徐〉，《現代佛教人物辭典》，頁154-158。

行作此自誓。⁷⁰

「醞釀於冰霜凜冽之中」、「蘊藏於否剝艱危之際」之語，可以證諸方以智《象環寤記》所言：「天地托孤于冬，雪霜以忍之，剝落以空之，然後風雷以劈之，其果乃碩，其仁乃復。」⁷¹〈剝卦〉（䷖）上九是卦象中唯一的陽爻，爻辭曰：「碩果不食。」⁷²不食者，藏身於純陰坤卦（䷁）也不消逝，即使是生命的冬天，忍受冰雪風霜，歷經剝落空乏，風雷擊打，碩果之核仁終將迸發萌芽，可得一陽重生之〈復卦〉（䷗）。本際相信，越過黑暗的否剝之際，將是光明的泰復之時，所述「何幸生值於斯時，得預此繼天立極之盛會」，義理亦如方以智解釋〈剝卦〉云：「仁必克核而芽出反生，則仁爛矣。發而參天，全樹皆仁，豈非顯諸仁乎？……故君子以世變阨難為天地霜雪之恩。」⁷³核仁發芽生長，舊時種子已爛，卻能長成參天巨木，全樹具備新的生意，正如君子處於世變阨難之中，感謝天地霜雪的恩賜，終將創造出國家繁榮的盛會。這是方以智的信念，同樣也是本際「作此自誓」的原因。

本際辭世之後，至友劉泗英、晚輩劉象山在懷念的詩文中，都提到了方以智，將本際法師比擬為藥地大師。先看民國六十二年，劉泗英作〈敬題澄澈師懷柏山房遺集，感懷天隱閣詩集未全付梓〉云：

桐城上接青城頂，萬里江流第一源。北極愁山傳海印，南來蒼雪托詩魂。復明心事方公子，澄澈因緣大願尊。手抱遺篇憶《天隱》，卻從懷柏報師門。⁷⁴

本際的祖父原居四川青城山，屬於岷江流域，後來遷移到桐城，則在長江下游，

70 本際（龍健行），〈本編重要啟事〉，《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再版，無頁碼。

71 清·方以智著，張永堂整理，《象環寤記》，黃德寬，諸偉奇主編，《方以智全書》第1冊（合肥：黃山書社，2019），頁395。

72 宋·朱熹著，涂雲清校對，《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卷1，頁109。

73 明·方孔炤、清·方以智著，鄭萬耕點校，〈山地剝〉，《周易時論合編》（北京：中華書局，2019），卷4，頁690-691。

74 劉泗英，《懷園詩稿》，頁398。此詩又見於〈題詞〉，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4，題作〈澄澈上人懷柏山房吟草讀校畢，敬題長句奉還益清付梓〉，文字小異。劉泗英，四川南川人。

歷代多認為岷江即是長江的源頭，故云「萬里江流第一源」，開端以本際的立場發言，訴說著對於故鄉、故國的無盡思念。本際來到臺灣，後來在基隆成立海印寺，傳承憨山位於青島牢山的海印寺，從基隆望向青島，那是無緣重返的遙遠北方，故謂之「北極」。下句的「南來」則係雙關語，除了指蒼雪大師號南來，著有《南來堂集》之外，更是指本際從大陸南來臺灣；南來臺灣後，本際的詩作如蒼雪大師般，寄託著故國的思念，不死的精神。劉象山〈懷柏山房吟草序〉亦云本際詩：「晚年蘄向，乃在南來堂。」⁷⁵但這樣的說法與本際所述，對日抗戰八年間「薰陶於蒼雪大師之《南來堂集》者為多」，時間上並不吻合，此蓋劉泗英、劉象山之論，並不是真的指涉學詩歷程，而是將本際法師比擬為蒼雪大師。試觀蒼雪讀徹詩云：「南渡偏安休望昔，厓山遺恨到于今。西南半壁回天力，會見風煙挽日沉。」⁷⁶詩言陸秀夫背負帝昀於厓山跳海，南宋偏安徒留遺恨，歷史切莫重寫，永曆帝的西南半壁具有回天之力，即將見到挽救日沉的景象，其「明」猶在。也就是說，蒼雪期望於南明，正如本際期望於臺灣。「復明心事方公子」一句，更是「南來蒼雪托詩魂」詩意的顯揚，方以智懷抱復明心事，意指來自於桐城的本際同樣以復國為念，「心事」的用語細膩，因為對老和尚本際來說，無法具體參與復國大業的擘劃，只能以心事存之。對句「澄澈因緣大願尊」，「大願尊」指十大願王普賢菩薩，本際曾在峨眉山上感應普賢菩薩現身，又有夢中僧人贈予「澄澈」二字，開啟了本際的佛學因緣。頸聯此二句，展現了本際忠義僧人的形象。尾聯回憶往事，劉泗英是楊庶堪的學生，本際曾作〈丙申六月既望為亡友楊庶堪忌辰，與懷園就中壢圓光寺諷經供眾〉，⁷⁷詩題「懷園」為劉泗英的別號。此時，手抱著本際法師的詩集遺篇，劉泗英想起了老師楊庶堪著有《天隱閣詩集》，⁷⁸惜其詩集尚未整理，民國四十五年（丙申）曾跟著本際（懷柏）在圓光寺中，諷經追思老師，詩作結以無限淒惋。到了民國七十二年，劉象山作〈本際上人百年誕禮贊〉云：

大浸稽天，一葦東指，開迷啟覺，逢源會尾。鬱鬱浮山，曾駐藥地，

75 劉象山，〈序〉，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7。劉象山，山西孟縣人，其岳母龍雲，為龍燦之妹。

76 清·蒼雪讀徹，王培孫輯注，〈山居贈鄭桐庵二首〉其一，《南來堂詩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補編》卷3上，頁25。蒼雪入清後的詩作，可參陳力，〈蒼雪詩論〉，《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頁61-68。

77 詩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262。楊庶堪，字滄白，四川巴縣人。

78 《天隱閣詩集》的內容，可參楊庶堪，《天隱閣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此書第一部分即《天隱閣詩錄》。

亦佛亦儒，先後同揆。……抱匡濟心，發菩薩願。足履蓬瀛，心存禹甸。⁷⁹

贊語前四句似寫達摩一葦渡江，而實寫本際。意謂本際不溺於大浸稽天的亂世，⁸⁰一葦東指來到臺灣，在臺灣念佛祝禱，傳布書籍，目的即在於開迷啟覺，使受啟發者探知人生源委。鬱鬱蒼蒼的浮山，曾有藥地和尚駐錫，本際從小也生長在浮山下，他們是佛也是儒，異世而同揆。懷抱匡時濟世之心，發普賢菩薩之心願，本際腳踏的蓬萊、瀛洲，正是臺灣，他的心中依然存念九州禹甸，這和方以智的復國心志前後一致。

四、與旅臺詩人的圓光唱和

除了思念藥地和尚，寄託如真似幻的家國夢想之外，本際法師在圓光寺的情感流動，也具體呈現在與旅臺詩友的往來中。當時文人常到圓光寺拜訪本際，間或酬詩應對，今以時間為序，取薛逸松、余井塘、楊一峯、于右任四家論之。

薛逸松，江西南康人，來臺灣後擔任教職，著有《松廬詩稿》。《詩稿》中與本際唱和之作多首，皆民國四十一年作於圓光寺，時間在龍健行成為本際之前。例如〈奉和健行老居士見贈原韻〉附龍健行原作云：

投荒聊辟地，止寺且韜光。景擅林泉勝，花開菡萏香。何期佳士至，對語野風涼。更喜超塵志，孤懷引興長。

薛逸松的奉和之作則云：

月眉三里地，有寺號圓光。啼鳥當窗語，飛花入座香。低徊塵念寂，歛唾午風涼。我愛龍居士，優遊歲月長。⁸¹

79 劉象山，〈本際上人百年誕辰禮贊〉，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百齡誕辰紀念辭》，附於清·龍德、清·張傳誥，《雙樂堂詩文稿》，書前，頁8。

80 《莊子·逍遙遊》：「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見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礎基、黃蘭發點校，《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4。

81 分見薛逸松，《松廬詩稿》（作者自印，1984），頁57-58；頁57。龍健行詩作題目未詳。

龍健行居士來到臺灣的第四年，起初以「投荒」、「辟地」看待此行，投荒者，貶謫之意；辟地者，遷居以避禍害。此時棲止於中壢圓光寺，隱藏聲名，隨遇而安，但寺中有林泉之勝，荷花盛開，又何嘗只是暫時棲止之所？佳士薛逸松前來拜訪，二人在清涼野風中對談，證明圓光寺確實是一處佳地。更令人欣喜的是，佳士具有超脫塵俗之志，讓詩人情懷引發了悠長興緻。薛逸松的唱和則說，月眉是個來回三里的小地方，卻有獨特的圓光寺，啼鳥對窗而語，飛花飄入座位。龍居士流連於此，塵世之念淡寂，聲音談吐如午風清涼，發人深省，優遊自得之中，已忘懷歲月，此行不必再以辟地視之。

之後，薛逸松以同韻再作〈疊光韻酬龍老〉云：

一角園林好，花光照水光。鴉翻紅日亂，魚動綠荷香。出岫雲移影，
飄窗雨送涼。上方鐘磬靜，對語莫嫌長。

此次是由薛逸松先唱，龍健行和之，詩云：

云何修淨業？端為啟心光。一發如來願，當生戒定香。寸靈無熱惱，
大地遍清涼。妙旨期同領，江流可喻長。⁸²

薛逸松詩前六句，皆描寫圓光寺景緻，言此處雖為天涯之一角，然而景色秀麗。尾聯言佛寺鐘磬無聲，與龍居士對談許久，樂在其中，竟不覺時光之長。龍健行的和作則更進一層，先說自己修習清淨善業的目的，是為了開啟心光，故而立下佛學願望，生出無欲無染的持戒之香、真心常住的修定之香，讓心靈再無焦熱苦惱，大地一片清涼。此一妙旨如江流綿延，希望能與友人共同領會。這樣的說法，是本際為僧之前的自我期許，仍有待理想的實現。

余井塘，江蘇興化人，曾任內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著有《跛翁逸墨》。余井塘於民國四十二年作〈酬本際上人〉云：

聞子年七十，能從心所欲。不再戴儒冠，樂為一白足。知子好吟詩，

82 同上註，頁 58；頁 58-59。《松廬詩稿》所附龍健行詩，除前述之外，另有薛逸松〈壬辰仲夏圓光寺訪龍健行老居士〉，附和作二首；〈三疊光韻酬龍老〉，附和作一首；〈和健行老居士〉，附原作一首。

禪心猶有觸。豈不掛寸絲，藕斷絲還續？詩本言性情，不言心欲塞。虛空信有之，性情焉可沒？安禪心放下，得句情吐出。遂使僧與詩，有緣永相結。詩亦有三昧，如禪參乃得。禪似空中花，詩同水中月。都非參上乘，妙難悟透徹。參禪復參詩，子有何妙說？他日來山中，聽鼓廣長舌。⁸³

當時本際樂為一白足，⁸⁴已剃度為僧，寄寓於圓光寺中，年正「從心所欲不踰矩」的七十歲。得此詩後，本際作〈次韻答余井塘〉云：

天風落玉珠，爾我證同欲。幻相糅六塵，癡心希兩足。影事受魔驅，輒向虛靈觸。參禪絕去來，藕斷絲漸續。詩思與玄機，浩蕩乾坤塞。融則體一如，別之用兩沒。沆寥太虛空，無入亦無出。落花水面文，誰解復誰結？詩從何處來？覓之不可得。妙諦佛難詮，但指人觀月。大道懸鬚眉，慧者自能徹。詩心即禪心，胡為可言說？高軒過山房，笑對敢饒舌。⁸⁵

余井塘先自問，若禪心猶有所觸而為詩，豈非藕斷而絲連？繼而自問自答，詩歌本言性情，性情永遠存在，應當「安禪心放下，得句情吐出」，使得詩、禪永遠相結，方為上策。宋代文人以禪喻詩，以嚴羽《滄浪詩話》議論最深，所謂：「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⁸⁶這樣的說法是一種比喻，論禪道與詩道具有思維的同質性。當余井塘說「詩亦有三昧，如禪參乃得。禪似空中花，詩同水中月。都非參上乘，妙難悟透徹」時，也化用了《滄浪詩話》的話語：「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

83 余井塘，《跛翁逸墨·詩》（臺北：政治大學、復旦大學校友會，1985），頁53。

性情焉可「沒」，原書誤排為「設」，今據余井塘書法改正，見〈余井塘先生贈詩〉，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17。

84 「白足」，指僧人，《高僧傳》：「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始足白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上。」見南朝梁·慧皎著，〈神異下·宋偽魏長安釋曇始〉，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0，頁385。

85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73-74。癡心希「兩足」，智慧、福德圓滿之意。

86 宋·嚴羽，〈詩辨〉，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12。

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以及：「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⁸⁷但本際已是僧人，此詩的真正重點在於結尾「參禪復參詩，子有何妙說？他日來山中，聽鼓廣長舌」，想問的是一名詩僧的真實感受。本際和詩以「天風落玉珠」起句，源自李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⁸⁸其意在於詩歌的言辭精妙，如天落玉珠，是爾我皆想達成的共同願望。但是詩歌與參禪真的相容嗎？幻相影事襲向心靈，參禪者固然希望智慧、福德圓滿，斷絕塵垢去來，然而與詩歌卻難以分離。原因在於「詩思與玄機，浩蕩乾坤塞。融則體一如，別之用兩沒」，在本際的體會中，禪與詩充滿於宇宙，融合為一體，倘若分別則兩者皆沒。詩歌原本即在心中，無入無出，落花水面皆文章，⁸⁹何須苦苦尋覓？如同佛理，以手指指月，人應觀賞月亮，智慧者自能明白大道的細微處。最後說「詩心即禪心，故為可言說。高軒過山房，笑對敢饒舌」，詩禪的一致性超出言語之外，他日余井塘駕車來訪，本際必當一笑面對，一切盡在不言中。

楊一峯，河南新鄉人，曾任立法委員，著有《臺旅吟草》。《吟草》中有民國四十二年所作〈圓光寺陪際師及令媛賞十三夜月〉，⁹⁰又有四十三年所作〈圓光寺謁本際上人率賦此詩呈政〉，後一首云：

上人遙相招，為言茶花放。兼有女詩人，花前堪酬唱。予聞欣就道，出郭豁然曠。陵谷何逶迤！雲水何蕩漾！阡陌綴袈裟，青紫各異狀。瑞靄護叢林，花木羅錦障。主人迓客前，謙言負雅望。花謝詩人行，對花應惆悵。伊予乘興來，未至神已王。陽春開煙景，歷歷拜嘉貺。緬懷訪戴人，茲行亦何讓！⁹¹

本際和詩〈酬楊一峯立委見過惠詩步韻〉云：

87 同上註，頁 26；頁 12。

88 唐·李白，〈妾薄命〉，安旗、薛天緯、閻琦、房日晰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卷 5，頁 560。

89 翁森〈四時讀書樂〉：「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見元·翁森，《一瓢稿騰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叢書集成續編》第 167 冊影印《仙居叢書》本），頁 603。

90 楊一峯，《臺旅吟草》（臺北：正中書店，1987），頁 79。

91 同上註，頁 83。

獨嶠四時春，環山百花放。山茶霜後開，集侶恣吟唱。野寺絕塵囂，幽居挹清曠。池中別有天，風起雲飄漾。太虛炫奇觀，變幻多殊狀。叢林疊翠微，千峰遠屏障。君至略嫌遲，餘英堪一望。昨日尚芳菲，苦雨今惆悵。賞月憶秋宵，別來神更王。珍果累累攜，感愧承所貺。良法利生民，當仁君勿讓。⁹²

圓光寺茶花開放，女詩人林寄華（1906-1991）到訪，⁹³本際邀請友人楊一峯一同前來，在花前吟詩酬唱。楊一峯欣然前往，路途見陵谷逶迤，雲水蕩漾，「阡陌綴袈裟」一句，不僅描寫田野景色，同時也由阡陌形狀聯想到袈裟田相衣，又言「瑞靄護叢林」，更指出目的地即在吉祥雲氣所護持的寺院道場。惟來時稍有延擱，花已謝，女詩人已行，但楊一峯並未失望，因為來時精神旺盛，「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⁹⁴眼前所見盡是上天的美好禮物。此時的心境，正似王徽之（子猷）夜乘小船拜訪友人戴逵（安道），「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⁹⁵本際步韻之作則說，月眉山上的圓光寺四時如春，百花盛開，山茶花在秋霜後綻放，可供詩侶恣意吟唱。「野寺絕塵囂」以下八句，則描寫圓光寺的清曠風光，清曠中帶有奇幻之處。後云，可惜君來略遲，僅有餘英可供觀賞，昨日原本茶花芳香，偏偏今日又下起雨來，徒留惆悵；可貴的是，去年秋宵與君共同賞月，今年與君重見，精神更為暢旺。感謝楊一峯立委帶來珍果相贈，也希望委員能立法生民，當仁而不讓。這組唱和之作，流露出本際在圓光寺中悠閒高雅的生活情趣。

于右任，陝西三原人，曾任監察院長，著有《于右任先生詩集》。民國四十五年，于右任作〈中壢圓光寺訪本際和尚和尚俗姓龍〉云：

中壢市外圓光寺，寺裏深藏一老龍。七十出家禮佛祖，三年無客知高蹤。臨淵遠挹清波闊，接葉時驚積翠重。樹蔭法堂花滿院，懸崖回響一聲鐘。⁹⁶

92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74。

93 林寄華，福建閩侯人，另見下文「結語」一節。

94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語。見唐·李白著，安旗、薛天緯、閻琦、房日晰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卷18，頁1797。

95 南朝宋·劉義慶，〈任誕〉，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759。

96 于右任，《于右任先生詩集》（臺北：國史館，1978），下冊，頁65。此詩亦附於

本際回贈〈于右任院長見過山寺贈詩，次韻二首〉，詩云：

桃園人不知時代，錯指眉山有臥龍。野鳥倦棲蕭寺樹，閒雲偃息海天蹤。樂邦光壽同無量，華藏樓臺幾萬重？公既流連斯境好，還期來聽五更鐘。

潛修野寺身安樂，入海寧甘作懶龍。老幼客來期念佛，游談人去便忘蹤。心融古柏懷唯一，目對青山不計重。大德片言猶在耳，卅年澄澈夢魂鐘。四十年前，夢見高僧坐大鐘下，示「澄澈」二字，後皈依印老，遂以命名。⁹⁷

于右任言，本際深藏在中壢圓光寺，寺中「老龍」除了指稱本際俗姓「龍」之外，也暗指他是一位才華、德行兼具的老叟。此老龍七十出家，三年藏於寺院，所言時間不過取其概數。「臨淵遠挹清波闊，接葉時驚積翠重」一聯，借景物表示本際對於佛理的探求，面臨佛學深淵，遠遠挹取清波壯闊，可指為僧以前；接觸佛學枝葉，時時驚歎積翠重疊，可指為僧以後。最後肯定本際，身處樹蔭之下、繁花滿院的法堂中，如同懸崖撒手，放下世間牽掛，心靈自由自在，只聞悠揚的鐘聲回響，久久不散。本際回贈兩首次韻之作，第一首先說，人們以為月眉山上藏有臥龍，其實是錯認時代，此龍實如野鳥倦棲於佛寺，如閒雲偃息於海天。棲息於佛寺，是因為嚮往樂邦淨土的無量光、無量壽，那是生命中永恆的追尋；莊嚴的蓮花藏世界，即使遠在萬重樓臺，一時無法到達，也應該用心感受。本際進而邀請于右任，既然斯境美好，不妨共同來聽五更晨鐘，當更有深刻的體悟。第二首則說，自己潛修於野寺，只是身求安樂的懶龍，盼望能與老幼之客共同念佛，待游談者離去便忘記身處何方。後云「心融古柏懷唯一」，意指自己居於懷柏山房，思念紫柏大師；又云「卅年澄澈夢魂鐘」，則是說澄澈之名得自四十年前的夢中高僧，後來皈依印光法師，即以此字命名。進一步推申，印光法師曾以「牢山乃憨山大師弘化之地。……事在有心人」囑咐，重建海印寺更成為本際念茲在茲的最大心願。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 261-262。

97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 261。

五、圓光寺中的未盡追尋

本際法師曾作〈春興八首有序〉，並以書法撰寫，此幅字今懸掛在海印寺內，末署「丙申季夏，沙門澄澈本際寫於中壠圓光寺懷柏山房，時年七十有三」，⁹⁸詩作當是民國四十五年（丙申）成於圓光寺，春天作詩，夏天題字。序云：「昔杜工部客蜀感時，作〈秋興八首〉。今予避地炎荒，作〈春興八首〉，雖古今居地不同，然感時無異，抑或過之云。」⁹⁹〈秋興八首〉作於四川夔州，〈春興八首〉作於臺灣中壠，古今居地不同，二詩感應的季節亦有秋、春之別，為什麼說感時無異？又為什麼說〈春興八首〉的傷懷可能超過〈秋興八首〉？蓋秋興、春興，皆傷感身世飄零，傷感國事，故謂「無異」。而杜甫雖然憂患時局，終究是生活在故國懷抱之中；本際卻只能避地炎荒，盼望歸去卻始終遙遙無期，故謂「過之」。試看〈春興八首〉的第五、第七首云：

片島神州外，棠華賸一枝。西人以秋海棠葉比吾國地形。孤芳寧自賞？碩果盡人知。海氣防蒸散，春陰好護持。此邦新淨土，差可擬蓮池。

龍眠山名，在桐城北郭。飄泊叟，托鉢寄禪門。蔴麥資生活，饕餮愧世尊。釋迦世尊昔在雪山苦行，惟日中食一蔴一麥，吾今早午各食胡蘆二勺，晚啖麥片一盂。五更殘月夢，萬里返鄉魂。燕影今何去？巢泥尚有痕。¹⁰⁰

前一首詩歌詠的是臺灣。臺灣是神州外的一片島嶼，是秋海棠花僅存的一枝，一枝海棠花，孤芳豈能自賞？它更是僅存的碩果，眾人皆能知之。「碩果」一詞仍用〈剝卦〉（䷖）上九爻辭：「碩果不食。」碩果不食則不死，期待由剝轉復的時機。因此必須固守此島，防止海氣蒸散；必須加緊努力，護持春日時光。寶島將不再是炎荒之地，更成為了新淨土，其重要性可以比擬為永恆的蓮池佛地，期待蓮花盛開之時。本際到臺灣不過數年時間，對於臺灣已能形成休戚與共的深刻情感。後一首詩懷念的是桐城。方以智曾經領導桐城的龍眠詩派，自稱「龍眠愚者」，¹⁰¹本際則說自己是「龍眠飄泊叟」，龍眠山在桐城北方僅

98 見圖三。

99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78-179。

100 同上註，頁179-180。

101 《龍眠風雅》云：「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自稱龍眠愚者。」見清·潘江編，

五里，浮山在桐城東方九十里，兩山距離稍遠，本際如此自稱，是因為幼時曾跟隨母親遷居桐城邑中的緣故，嘗云：「余少時得力于先妣張淑孟太君之嚴教，嘗引孟、岳二母訓子故事，且曰『深望吾兒他日亦如是也』。卜居桐城邑中，住宅三易，遷時鄰媼輒涕泣相送。」¹⁰²事實上，龍眠山、浮山皆屬桐城，都是故鄉。詩歌說，龍眠飄泊叟托鉢寄託於禪門，因為生活需求，日食胡麻、麥片若干，未能如佛祖雪山苦行之堅毅，深感慚愧。此時懷念家鄉，但萬里返鄉的只有魂魄，一切不過是難以圓滿的殘月之夢，無法成真，如同巢泥猶在，燕影卻不知去向何處？本際正似那飄泊遠方的燕子，終其一生仍無法重返桐城舊地。

本際曾寫詩給同鄉晚輩張鶴（白翎），張鶴即後來《懷柏山房吟草》的整理者，〈張白翎姻賢來書過譽，寫作卻寄〉一詩云：

詩旂張海曲，邂逅外家親。蚓唱不嫌拙，鴉塗反喻珍。劇憐同避地，猶作滯歸人。渴慕浮山勝，何當往結鄰？¹⁰³

詩歌旗幟展開於海隅，意指本際來到臺灣後與友人共同吟唱，和外家親白翎偶然相逢。本際另有〈前得白翎中表和詩，意勝情長，疊韻卻寄〉云：「蜀國遷桐國，君家母黨親。」¹⁰⁴知「外家親」者，母親家族的親人。本際謙虛以為，自己的詩作不過是蠅鳴蚓唱罷了，白翎不以為拙；不過是塗抹如老鴉，卻反喻為珍。如此賞識，是因為二人同病相憐，同樣避居臺灣的緣故。結尾說，多麼思慕浮山勝景，何時才能與你同回故鄉，結為鄰居呢？這樣的期望，對於本際來說，終歸幻滅，但張鶴年紀小本際三十餘歲，仍有時間可以等待。民國七十七年，兩岸開放探親，張鶴終於回到故鄉與妻兒重逢，詩作云：「卅年遠別悲難了，一旦重逢喜若何？相見無言唯有淚，算來喜不敵悲多。老妻含淚歡重見，兒女投懷哭一團。相對多時無片語，可憐翻作夢中看。」¹⁰⁵四十年後重見，相見淚多無言，是人生際遇的真實寫照。後來，張鶴與兒女定居於安慶（宜城），在此吟詩作對，教導弟子，度過人生最圓滿的階段，曾作〈甲申八十晉八初度

彭君華等點校，《龍眠風雅》（合肥：黃山書社，2013），卷43，頁1665。

102 本際〈仰放六秋初度示感懷詩，根觸至深，次韻以壽〉自註語。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230。

103 同上註，頁172。

104 同上註，頁176。

105 詩見霽嵐，〈臺灣詩人張鶴的鄉情和詩情〉，《江淮文史》1994年第4期，頁116。文中未標明詩題。

喜賦〉云：「而今重享天倫樂，珍惜人間百歲身。」¹⁰⁶這樣的喜樂福份，卻是本際終身渴望卻無法達成的夢想。再看本際〈夢返桐城故里〉云：

龍眠畫裏是吾家，疊疊青山郭外斜。十里溪聲橋下水，桃源深處竟無花。¹⁰⁷

「龍眠」一詞，在本際更早的詩作中也曾提及，例如「際此龍眠新雨後，遙知策杖話樵漁」，或如「龍眠人羨佳山水，桃李君今又徧栽」，¹⁰⁸二詩的清雅語句，約成於民國十四年。三十年後在臺灣，本際只能夢返故里，故有前詩之作。首句「龍眠畫裏是吾家」，「龍眠畫」已追溯至宋代畫家李公麟。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曾繪〈龍眠山莊圖〉，蘇軾作〈書李伯時山莊圖後〉，¹⁰⁹蘇轍又作〈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¹¹⁰方以智也有七古〈丹青引與社中諸子醉題李公麟畫龍眠山莊秋色圖〉，云及：「此地獨有李伯時，登第辭官忘世愁。身隱龍眠號居士，畫出龍眠山色秋。」¹¹¹本際詩句便具有雙重意義：一指吾家在疊疊青山之中，如李公麟圖，風光秀麗；一指吾家雖然如李公麟畫，但卻無法歸去，只能在夢中重返。本際另有〈丙申六月之朔，中壢圓光寺集諸道侶談禪〉一詩，寫於民國四十五年，地點即在圓光寺，其中詩句：「身隨豹跡山中隱，家舍龍眠畫裏亡。」¹¹²避居臺灣，猶如身隨玄豹，在南山霧雨中隱藏；¹¹³其家捨離了龍眠，並不存在於龍眠居士的畫作。吾家在龍眠畫中，於過去是事實，

106 張鶴，《鶴公集》（安慶：懶悟藝術館，2015），書前附張鶴書法。

107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356。

108 前詩出自〈方槃丈叢擬游廬山未至，西山又不果來，近讀貽季師書及舊贈石舅作抒懷〉，「方槃丈」，即方守敦；「季師」，即潘季野。後詩出自〈桐城公園落成，文園有詩紀盛，索和以詩〉。二詩均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205。

109 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70，頁2211。

110 見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6，頁386-391。蘇轍詩敘首句即言「伯時作〈龍眠山莊圖〉」，點出此圖名稱。

111 清·方以智著，諸偉奇、張永堂整理，《博依集》，黃德寬、諸偉奇主編，《方以智全書》第8冊，卷6，頁248。

112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259。

113 《古列女傳》陶荅子妻云：「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見漢·劉向編，〈賢明傳〉，《古列女傳》，鄭曉霞、林佳鬱主編，《列女傳彙編》第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卷2，頁378。

於現在只是一場夢境。再循著十里溪聲尋找桃花源，不見桃花林，沒有落英繽紛，這是夢境的淒涼，也是夢醒的悵然。

故鄉之外，圓光寺中的未盡追尋還在於興建海印寺一事。本際法師曾作〈雨來見過乞詩，適二次戒吟之際，既面謝已，尋喜其此來投機，可期披髻，復以二律奉贈〉，詩題言雨來來到圓光寺，二人意趣相合，雨來並將披髻，追隨妙果和尚。詩云：

一片眉間月，清輝出上方。潛脩希聖哲，遠訪到山房。近事彌堪慰，前因信有臧。大心能脫白，寺運慶圓光。

嘉爾儒林子，楹承世澤書。有生頭角露，宿命植根殊。里宿傳衣在，舊有蘇衲曾贈僧衣一領，猶存客筭。仙鄉習緒餘。勞山同誓願，雨來亦崇拜憨山大師，有入那羅延窟之願。商啟況多予。常進忠言，多中肯綮。

114

第一首言「一片眉間月」，此句不僅寫眉月，同時也兼寫月眉山；「清輝出上方」，句中的上方可以指天界，也可以指佛寺，語意亦雙關。月出佛寺之際，友人雨來為了專心修煉，以期聖哲，遠道來訪圓光寺，更在懷柏山房與本際會面。其心境的轉變，近事彌堪慰藉，前因已兆善端，近事、前因皆為學佛契機，水到而渠成。後說雨來立下廣大心願，終將脫去白衣，成為僧人，末句「寺運慶圓光」，除了以圓光來慶賀佛寺之外，同時也兼指此處正是中壢圓光寺。第二首再言，雨來為儒林之子，繼承先祖詩書，生來雖然頭角崢嶸，但命運註定不同。曾得到江蘇僧人贈予傳衣，這是故鄉保留的學佛習俗。雨來準備和本際一樣，在臺灣出家為僧，兩人皆崇拜憨山大師，同樣立下探望牢山（勞山），入那羅延窟的誓願，商談之時，雨來言論對於本際多所啟發。「那羅延」有堅牢之意，憨山大師嘗云：「明年癸未，余即東蹈海上，藏修於牢山深處，人跡所不能至，神鬼之鄉也。余因入那羅窟而居之，披荊榛，臥草莽，犯風濤，涉險阻，艱難辛苦，不可殫述。人不堪其憂，而宗實甘心焉。」¹¹⁵憨山於萬曆十一年（癸未，1583）曾居於此，此地險要，不宜人居，後來憨山改在那羅延窟的南方興建海印寺。前述兩首詩作正好記錄了本際已完成和未成完的心事：「寺運慶圓光」，是當下在圓光寺的寧靜；「勞山同誓願」，述說著海印寺將是一生最終的希望。

114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183-184。

115 明·憨山德清，〈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2，頁34。

回憶海印寺的歷史：萬曆十四年（1586），明神宗之母慈聖太后命令宮眷各出布施，讓憨山在頽圯的太清宮原址修築佛寺，寺名定為「海印寺」，次年開始動工，萬曆十九年（1591）大殿落成。但海印寺的建造卻引起釋、道之爭，此地原屬於道教太清宮，道士耿義蘭在萬曆十七年（1589）狀訴衙門，屢屢失敗卻仍多次提告，至萬曆二十三年（1595）審判竟然逆轉，憨山被貶放至廣東雷州。再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皇帝下旨毀寺復宮，海印寺消逝於天壤。¹¹⁶印光法師「事在有心人」的期盼，時常縈繞在本際的夢中，如〈紀夢述願〉云：

驚心火宅慕袈裟，底事蹉跎祇自嗟？老我鬚眉猶有願，復興海印寺事。
漂零魂夢已無家。¹¹⁷

世界如驚心火宅，充滿苦痛，本際來到臺灣後改披袈裟，但為什麼又感到蹉跎時光，自我嗟嘆呢？此時鬚眉已白，飄零魂夢中雖「無家」但猶「有願」，此願即是希望能重建海印寺。又如〈夢題吾鄉古德憨山大師海印寺〉云：

篤仰鄉賢欲躋攀，巍巍遺範在人間。峰巔疊翠林千影，海角長青水一灣。
說法有書藏淨室，營藍集侶慰憨山。生平最樂為何事？妙句吟成夢裏還。¹¹⁸

憨山大師為安徽全椒人，本際亦安徽人，故題目云「吾鄉古德」。詩歌說，仰慕鄉賢的崇高遺範，想要攀登此人格高峰，於是進入夢境：峰巔疊翠，海角長青，牢山的景緻依舊，海印寺已然重現，淨室中藏有說法佛經，可以在此經營伽藍，集合僧侶，以慰憨山大師之靈。這是本際生平最樂之事，妙句吟成，夢中還歸於牢山海印寺；但夢境終必醒來，依然是尚未完成的生命旅程。

116 參明·福善記錄，明·福徵（譚貞默）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頁53-69，「萬曆十四年丙戌」至「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明·黃宗昌，〈仙釋·憨山〉，苑秀麗、劉懷榮校注，《嶗山志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卷5，頁84-85。

117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349。

118 同上註，頁259。

六、結語

基隆海印寺的建成，時間應繫於民國五十年。後來，劉泗英為本際法師題〈梵室偶談序〉云：「余始識上人於中壠圓光寺，稔其儒學淵博，詩文樸茂，有桐城家法。相與唱和揚榷，間常訪於基隆海印寺。」¹¹⁹所述正是以「中壠圓光寺」與「基隆海印寺」並列。再看李徵慶（1902-1987）敬題本際輓聯云：

少年信佛老年受戒餘緒工詩文常於圓光承教
樂善好施勸善贈經建寺勞奔波永在海印留名¹²⁰

圓光者，中壠圓光寺，李徵慶常在寺中與本際琢磨詩藝；海印者，基隆海印寺，此寺寄託著本際一生的願望。又如林寄華曾作七律〈本際法師挽句〉，頌聯云：

圓光閱藏塵初淨，海印開山志繼賢。¹²¹

同樣以閱覽藏經，塵垢初淨的中壠圓光寺為先；以心志上承憨山大師，建立基隆海印寺為後，二寺代表了本際在臺灣的佛教歷程。兩段時期中，本際詩作最為豐富，情感最為澎湃的是圓光寺時期，劉泗英說「詩文樸茂，有桐城家法」，李徵慶說「餘緒工詩文，常於圓光承教」，均是就此一時期而言。圓光寺中的光圓之夢，返鄉的願望雖然成空，但佛學心願後來得以轉向完成。

本際圓寂之後十年，後輩女詩人林寄華再訪圓光寺，作〈重遊圓光寺懷本際上人〉七絕二首，詩云：

上人已赴靈山會，梵剎秋深惘惘來。寂寞禪關十載後，閒花依舊倚闌開。

119 劉泗英，〈梵室偶談序〉，本際著，仁化錄，《梵室偶談》，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35。

120 駱啟蓮編，〈圓寂典禮誄詞·輓聯輓詩〉，《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85。李徵慶，江蘇溧水人，其《漁廬詩稿》（作者自印，1975）、《漁廬憶舊詩》（作者自印，1960）、《漁廬憶舊詩續集》（作者自印，1970）與本際相關之作頗多，共達三十首，多成於本際圓光寺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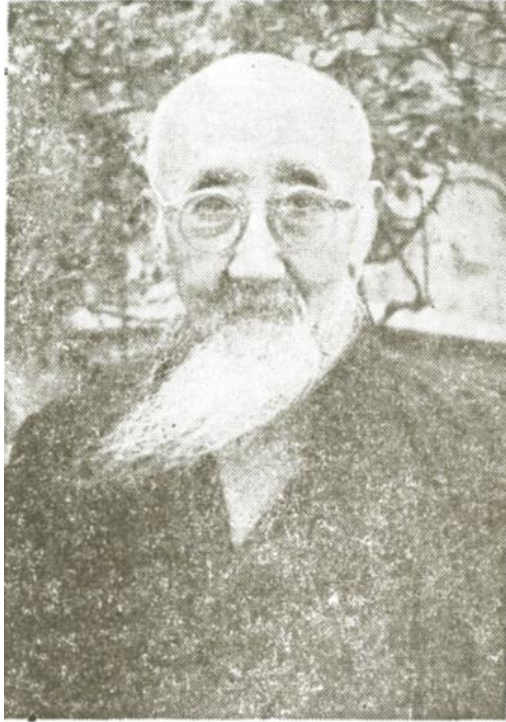
121 林寄華，《茶蓼集》（臺北：世界書局，1974），頁 122。又見駱啟蓮編，〈圓寂典禮誄詞·輓聯輓詩〉，《本際法師紀念集》，頁 93。

七十為僧豈等閒？長懷高躅繼寒山。詩文書法今難見，乘願何時再往還？¹²²

本際《懷柏山房吟草》中有七律〈林寄華女居士將之日本療眼疾，有留別社友詩，次韻意有未竟，疊韻以第一義諦廣之，藉解其鬱〉、五律〈寄華自日本就醫，歸時茶花正開，投詩邀賞〉，¹²³後詩云：「寒花迎客笑，臨賞意何如？」林寄華詩第一首正與之相映。詩歌說，本際已赴佛祖靈山之會，辭世十載，禪門寂寞，詩人在深秋時重來圓光寺，回憶起往事，見閒花依舊倚闌而開。茶花之間，因為缺少了當年以茶花迎客的僧人。第二首則說，本際年近七十方才出家，詩歌的悠長情懷、崇高風格，繼承唐代詩僧寒山之後，如此風範的詩文書法，如今難覓，何時才能乘願與之往還呢？詩作懷念故人，流露淡淡的傷感。不過我們換個角度來想，本際法師有《懷柏山房吟草》傳世，與之心靈往還，其實時時可得。

122 林寄華，《茶蓼續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頁38。

123 分見本際，《懷柏山房吟草》，頁267；頁181。



圖一 本際法師像¹²⁴

124 錄自本際，〈本編重要啟事〉，《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三版，無頁碼。



圖二 無可大師像，樅陽陳靖先生寄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劉向編，《古列女傳》，鄭曉霞、林佳鬱主編，《列女傳彙編》第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礎基、黃蘭發點校，《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南朝梁·慧皎著，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李白著，安旗、薛天緯、閻琦、房日晰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朱熹著，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
- ，涂雲清校對，《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 元·翁森，《一瓢稿賸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叢書集成續編》影印《仙居叢書》本。
- 明·憨山德清，《憨山大師夢遊全集》，《乾隆大藏經》第112冊，中壢：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2007。
- 明·福善記錄，明·福徵（譚貞默）述疏，《憨山大師年譜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明·黃宗昌著，苑秀麗、劉懷榮校注，《嶗山志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明·蒼雪讀徹著，王培孫輯注，《南來堂詩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
- 明·滿益智旭，《靈峰宗論》，《滿益大師全集》第17冊，臺北：佛教出版

社，1989。

明·方孔炤、清·方以智著，鄭萬耕點校，《周易時論合編》，北京：中華書局，2019。

清·吳道新纂輯，清·陳焯修訂，《浮山志》，清同治十二年重刊本。

清·方以智著，張永堂整理，《象環寤記》，黃德寬，諸偉奇主編，《方以智全書》第1冊，合肥：黃山書社，2019。

——，諸偉奇、張永堂整理，《博依集》，黃德寬，諸偉奇主編，《方以智全書》第8冊，合肥：黃山書社，2019。

清·潘江編，彭君華等點校，《龍眠風雅》，合肥：黃山書社，2013。

清·龍德、清·張傳誥，《雙樂堂詩文稿》，基隆：海印寺，1984。

清·馬其昶，《抱潤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民國十二年京師刻本。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近人論著

于右任，《于右任先生詩集》，臺北：國史館，1978。

于凌波，《現代佛教人物辭典》，高雄：佛光文化公司，2004。

——，《民國高僧傳續編》，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

王小徐，《佛法與科學比較之研究》，中壢：圓光寺，1954。

王見川、道成，《中壢圓光寺誌》，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2006 三版。

中國佛教會頒發，《臺南縣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臺南：大仙寺，1953。

本際（龍健行），《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作者自印，1951 再版。

——，《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基隆：海印寺，1965 三版。

——，《懷柏山房吟草》，基隆：海印寺，1974。

——，《懷柏山房文鈔》，基隆：海印寺，1984。

朱沛蓮，〈記詩僧本際上人〉，《暢流》第38卷第6期，1968年11月，頁17-18。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宋希尚，《達庵吟草》，作者自印，1964。

——，〈臺灣一詩僧〉，《暢流》第37卷第6期，1968年5月，頁18。

- 李猷，《紅竝樓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 李徵慶，《漁廬憶舊詩》，作者自印，1960。
- ，《漁廬憶舊詩續集》，作者自印，1970。
- ，《漁廬詩稿》，作者自印，1975。
- 呂佛庭，〈天涯殞落一詩僧——敬悼本際法師〉，《菩提樹》第190期，1968年9月，頁33-34。
- 余井塘，《跛翁逸墨·詩》，臺北：政治大學、復旦大學校友會，1985。
- 林寄華，《茶蓼集》，臺北：世界書局，1974。
- ，《茶蓼續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
-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合肥：黃山書社，2009。
-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
- 張鶴，《鶴公集》，安慶：懶悟藝術館，2015。
- 陳力，〈蒼雪詩論〉，《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頁61-68。
-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華嚴蓮社，2002。
- 疏獲主編，《浮山志》，合肥：黃山書社，1994。
- 疏獲，〈浮中創辦人房秩五先生年譜〉，發表於「安徽省浮山中學網頁」，網址：http://www.ahfszx.com/DocHtml/1/Article_20148231047.html（2020年12月25日上網檢索）。
- 道成，《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1881-1963）》，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王見川先生指導，1999年7月。
- 編，《妙果法師紀念集：老和尚圓寂四十年追憶》，中壢：圓光寺，2003。
- 黃鼎松編，《獅頭山百年誌》，苗栗：勸化堂，2000。
- 楊一峯，《臺旅吟草》，臺北：正中書店，1987。
- 楊庶堪，《天隱閣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 圓明編，《臺灣佛學院畢業特刊》，中壢：圓光寺，1949。
- 劉泗英，《懷園詩稿》，作者自印，1976。
- 劉象山，《求放心齋詩稿》，《劉象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 禪慧，《覺力禪師年譜》，臺北：三慧講堂，1981。
- 駱啟蓮編，《本際法師紀念集》，基隆：海印寺，1971。

——，〈《浮生憶述》〉，作者自印，1990。

薛逸松，〈《松廬詩稿》〉，作者自印，1984。

闕正宗，〈《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正編）》〉，臺北：大千出版社，2004。

——，〈《圓光禪寺百年傳承發展史》〉，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2017。

霽嵐，〈臺灣詩人張鶴的鄉情和詩情〉，《江淮文史》1994年第4期，頁116-118。

Pursuing Promising and Satisfactory Ideal at the Yuan Kuang Monastery: A Study of Master Benji's Poetry during his Early Period of Residency in Taiwan

Hsieh, Ming-yang^{*}

Abstract

Master Benji (1884-1968), originally named Long Can, was born in Tongcheng, Anhui. He became a monk in Taiwan and completed multiple works, including *The Poetry of Huaibo Mountain House* (懷柏山房吟草). In 1949, sixty-six-year-old Lung Can sojourned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During his stay, he followed Master Miaoguo in the Zhongli Yuan Guang Monastery, and entered monastic life under the Dharma name Benji after receiving ordination from Master Nanting. Although Master Benji traveled extensively during his lifetime, he mainly resided at Huaibo Mountain House (懷柏山房), Yuan Guang Monastery before 1957. Through his constant chantings of the lines from *Promising and Satisfactory Spirit of Yaodi* (光圓藥地靈), it signals that Master Benji shared a spiritual commitment with Monk Yaodi (Fang Yi-zhi), who also came from Master Benji's hometown. Thus, at the Yuan Kuang Monastery, he formed the Kuang Yuan (promising and satisfactory) Ideal, which intimated his yearning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nation. Additionally, during his lifetime at the Yuan Guang Monastery, Master Benji often versed poetry with literati, such as Xue Yi-song, Yang Yi-feng, Yu Jing-tang and Yu You-ren, who visited Taiwan. These collaborative poems reflected the collective sentiments of the poets. Although at the Yuan Guang Monastery he formed an inseparable bond with Taiwan, Master Benji, being "an Old Longmian Wanderer," still yearned to return to his homeland. As he continued his monastery life to fulfill Buddhism, his pursuit of the Kuan Yuan Ideal still awaited the promised satisfactory completeness.

Keywords: Master Benji, *The Poetry of Huaibo Mountain House*, Master Miaoguo, Zhongli Yuan Guang Monastery, Fang Yi-zhi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ong Hwa University.

Email: myhsieh@gms.ndhu.edu.tw